

浅谈京剧元素的艺术审美性

郭文婷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犹如一片包罗万象的汪洋大海，而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化元素中，京剧宛若一座大山，格外夺目耀眼。它作为国粹之一，亦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有着迷人的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在当今的艺术设计中，使用京剧元素的作品比比皆是，装饰性极强的艺术造型和明艳的色彩都给艺术作品镀上了一层璀璨的光芒。

【关键词】国粹；京剧元素；审美价值；装饰性；明艳

中图分类号：J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5-0029-02

纵观京剧脸谱，我们能从中发现其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大气尊贵的人物造型、夸张传神的面部表情、大胆明艳的色彩、绚丽多彩的饰品、细致入微的刺绣、精美绝伦的风冠，无一不散发着浓重的艺术气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提出：“在舞台上，是处处要照顾到美的条件的。”由此可见京剧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化与全球化已经渐渐带人们走入一个新的时代。与此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人们的审美观念，那么，何为审美，即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审美，是人类自身的一种情感体验，是主观的审美经验对客观物体所进行的一种意识活动。它是完完全全非客观的。同样一件艺术作品，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看法，也许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件独具匠心、精妙绝伦的上等佳品，而有的人也许不屑观之。差别如此之大，我们却不必为此讶异。因为这就是人类审美观的本质，即差异性。审美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即便如此，它仍然可以作为衡量一件艺术品品质好坏的意识活动之一。因为，由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周遭的环境，虽不尽相同，却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这又是审美观的同一性。审美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相互对立，却又辩证地统一在审美活动的实践操作中。美感如此难以确定，而艺术设计，就是最大限度地激发起观者产生强烈的审美情趣，并带给观者一种愉悦之感。诗人济慈曾云：“美是一种永恒的愉快。”在《美学是什么》一书中，作者曾说道：“一说到美学，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就是‘美’。美学乃是关于我们生活中诸多审美现象的哲学思考，往小处讲，这些思考和生活现象关系密切。也许你有过登临泰山的体验，在‘一览众山小’的磅礴豪气中，你感悟到大自然的伟岸和崇高。显然，这已在不知不觉中步入美学了。”

京剧发源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其审美性无疑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据资料记载，揉脸、抹脸、勾脸是

基本的三类京剧脸谱画法。这样的画法，最大限度地夸大人物面部纹理和五官表情。并且这种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人物面部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们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仿佛是善亦或恶，皆可一眼观之。其色彩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它几乎能够体现出人物的性格特质。比如红色代表忠勇正直的人物形象；黑色代表正义凛然、铁面无私的人物形象，如包公；白色代表阴险狡诈的人物形象，如曹操；金银色象征各种神怪；蓝色代表性格刚直、桀骜不驯的人物形象；紫色代表肃穆稳重、富有正义感的人物形象；绿色代表勇猛莽撞的人物形象；而黄色则代表暴躁易怒的人物形象。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关羽，为揉红脸，通体红色，象征着忠义勇猛，双眼为丹凤眼，炯炯有神且十分俊秀，眉毛浓密上挑，眉宇之间透露着大将风范，显得正直且刚毅。当然了，京剧脸谱中的用色也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例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采用了红色，象征着赤胆忠诚，但是同为红色，在《法门寺》中的刘瑾却代表着居高临下、权压众人。所以，虽说颜色是性格的写照，但是面对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所以我们常说京剧的艺术特色表现在变形、传神、寓意三个方面。它是“取形”和“离形”的统一，兼具合理性与夸张性。它取自于生活中的自然形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在此基础上根据剧情和剧中人物的需要运用夸张修饰的手法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这一手法能够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现今，由戏剧脸谱衍生出的工艺品脸谱也各式各样、数之不尽，这类作品多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思维想象，在石膏材质的脸型上，用绘画、编织、刺绣等方法制作出形态各异、色彩图案精美多样的工艺品，具有相当高的观赏审美价值。

京剧元素能够流传至今并且能够衍生出多种多样的艺术品，都归功于它鲜艳的色彩以及其装饰性极强的图案。图案可分为许多类别，如整脸、三块瓦脸、十字门脸、六分脸、碎花脸、歪脸、僧脸、太监脸、无宝脸、象形脸、

神仙脸、五角脸、小妖脸以及英雄脸等。从五官来分类也可分为额头图、眉型图、眼眶图、鼻窝图、嘴叉图、嘴下图。一般脸谱的谱式是将眼睛、额头和两颊画成蝙蝠、蝴蝶或燕子的翅膀状,夸张表现在嘴和鼻子的部分,制造出所需的脸部效果,这些脸谱图案变化多端,十分精美,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装饰性。其应用也十分广泛,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1年上映的经典动画片《大闹天宫》,其中孙悟空的造型就极大地保留了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采用了京剧脸谱元素,灵活而生动,将孙悟空的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堪称国产动漫的巅峰之作。京剧元素中的图案细节丰富精细,美不胜收,将取形于现实生活中的某物象,通过艺术手法加以夸张表现,使其图案化、装饰化。脸谱图案的设计皆是为了辅助塑造角色性格特征,增加人物角色的特点。如包拯清正廉洁,黑额头上有白月牙;赵匡胤的龙眉表示为真命天子;雷公脸谱中有一雷电纹等等。脸谱艺术对章法的要求十分苛求,图案造型的点、线、色、形皆是有规律地组织而成。即便有的线条看上去流畅自然,随性而有个性,但也绝不会是随手而得,一定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思量和揣摩而成,因此,京剧才能给人们留下精致、考究的印象。

京剧元素象征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是艺术设计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它以自身的魅力悄无声息地感染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乃至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它

已然成为象征中华民族活力的一剂新鲜的血液,正注入这个极富生命力的艺术时代。同时也给艺术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厚重的历史感,让观者仿佛找到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在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仿佛什么都变得浮躁,唯有人们的审美需求反而趋向淳朴古典。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巧妙融入至艺术设计中,使作品具有古典浓郁的民族特色,使其文化属性、价值观和审美性完美统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大大满足了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对传统民族艺术文化的审美需求。所以我们应当坚信:民族的,一定就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 [1] 周宪. 美学是什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2] 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3] 傅学斌. 京剧脸谱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作者简介:

郭文婷,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 现今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一年级, 本科与研究生期间研究主题皆为艺术设计学。

(上接第25页)

发生大约三十年后,将其敷演为戏剧,在创作时“事俱按实”,以编撰“词场正史”为指归。

在《鸣凤记》、《清忠谱》这些时事剧代表作的指引下,明清之际掀起一股时事剧的创作高潮。这些剧目快速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要人政事,它们带给同时代观众的刺激与只反映前代历史的剧作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带来一些创作上的难题。如果剧作家不能据实编写剧本,必遭亲历时事的观众指责,引起他们心理上的排斥。元代历史剧作家那种以心写史、随意发挥的姿态逐渐为明清历史剧作家所扬弃,以免造成习惯以真实的标准评判历史剧的观众出现逆反心理。于是,随着时事剧的出现,历史的真实性慢慢成为时事剧的创作原则和评价标准。当历史的真实性作为评价标准被提出来以后,它的适用范围就超出了时事剧,慢慢扩展到评价其他种类的历史剧。这直接影响了后出的古代历史剧的典范之作《桃花扇》。《桃花扇》作为历史剧,首先要直面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又在《桃花扇小引》中声称:“《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由此可见孔尚任在创作中严格地忠于历史。剧中所写的南明弘光王朝的兴亡始末,无论是其建立时的历史背景,弘光帝被拥立的过程,还是小王朝内部的倾轧斗争,江北四镇的火并内讧,以及史可法的孤掌难鸣,回天无力,直至小王朝的覆灭,基本上是真实的。孔尚任甚至在各出之前

都清楚地标明事件发生的年月,而且郑重其事地在剧本之前放上一篇《桃花扇考据》,罗列了几十种剧本创作时所依据的历史资料,充分加强其“信史”的感觉,故吴梅《中国戏曲概论》评价道:“东塘此作,阅十余年之久,自是精心结撰。其中虽科诨亦有所本。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作信史。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④孔尚任以其绝世之作《桃花扇》的巨大影响力,更新历史剧的创作理念,从而使这部产于清代前期的剧作在某种意义上符合现代历史剧的内涵,体现了史剧观念的新认识,展现了古代史剧艺术的新姿态。

注释:

- ① 马美信. 宋元戏曲史疏证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1.
- ② [明] 吕天成. 曲品 [A].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249.
- ③ [清] 吴伟业. 清忠谱·序 [A]. 吴毓华. 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 [C].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318.
- ④ 吴梅撰, 江巨荣导读. 中国戏曲概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191.

本文为2013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元代历史剧研究”课题成果,项目编号:2013-GH-642。